痛苦在《哈姆雷特》的舞台上突然出现

2001 年1月25日
西九州教堂，佐佐木正明

昨天，我收到了在同一教区工作的坂本老师寄来的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是他和教会写给信仰理事会主席的"退出信仰通知"的复印件，上面写着" 我们不能再走信仰加入日本福音联盟以来的老路"。文件还指出，"问题在于我们的历史观"。另一份文件《教团的政策和我的观点》是老师反对教团社会事务委员会的"关于国旗和国歌的声明"，并解释了他的决定。

我没有与坂本老师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只读过他的文件，我不能说我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但一段时间以来，我是关注信仰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的人之一。我想总结一下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件事保持沉默，因为它已经迫使我们的一位资深传道人做出离开修会的严肃决定。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坂本牧师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不离开信仰，我会感到更加荣幸。

当我看到和听到日本福音联盟（JEA）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声明时，我不能否认它肯定是来自左翼。最近连同该教派的文件一起寄给我们的题为"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的"第一届日本福音联盟'新信仰自由'研讨会报告"，显示了非常明显的左倾立场。此外，在阅读教团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一些文件时，他们似乎也在追随JEA的思路。还是JEA在追随我们的社会事务委员会？

1. 关于社会事务委员会的文件
这个委员会的老师们认真的学习态度，每读一篇发表的文章，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不是教团的官方立场。其次，在教团的官方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将其作为教团的官方观点发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想，坂本老师之所以感到"震惊"，不仅是因为社会事务委员会的意见本身的内容，而且还因为这样一个意见，而且只是一个意见，却被当作教派的官方意见发表在他所属教派的官方通讯上。

一个教派的各个部门，如国内宣教部、海外宣教部、主日学部等，按照本教派的基本信仰和立场，制定各自的计划，开展启蒙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遇到诸如现在的国旗、国歌问题，本教派的基本立场或官方立场尚未确立，就按照本教派的基本信仰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这就不自然了。但我认为，即使是程序问题，也应避免像国旗和国歌问题那样，在基本立场或官方立场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由一个部门就政治、社会或意识形态问题发表立场，就好像是整个组织的意见一样，不经过任何程序。尽管如此，在一份也向公众发行的报纸上发表该意见，就好像它是该组织的官方意见，这一事实令人深感遗憾。

2. 骑士团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立场
骑士团不是一个政治、社会或意识形态组织。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的协会是一个信仰组织。它是基督的身体，是教
会。在这个组织中，除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之外，我们决不能创造其他因素，即使这些因素会束缚或撕裂我们。任何因素，无论是政治立场、社会意识形态、种族，甚至是文化、职业、爱好或消遣，都不应该使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联合或分裂。

如果一个宗派采取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并将其观点统一起来，这就成了信仰基督之外的因素。对基督的信仰有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对

个人实际生活的适应阶段。理解、解释和回应的方式千变万化。圣经并不要求把它们统一起来。在信仰中，可以而且应该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可以而且应该有意识形态左翼的人和意识形态右翼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和良知生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保持追随基督的基本态度。

因此，教会不应该发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声明，比如关于国旗和国歌的声明。因为这样做是在创造信仰基督之外的事业。这也与我们所加入的联合教育协会的思想有关，我们应该警惕和警醒联合教育协会在这些问题上一再发表积极的声明。我们作为一个宗派，或个别牧师，可能有必要明确声明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声明，或致函首相。

教会的使命
教会真的有必要发表这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声明并参与社会活动吗？问题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虽然浅显，但我还是想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一点。

A. 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主义
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是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之一。它们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也进入了《圣经》解释和信仰世界，《圣经》中不被认为是理性的条款，如创世和神迹，都被否定了，祷告在现实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被降到了最低点。福音派教会逆势而上，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也变得极端有神论化，许多教会不再相信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施行神迹和医治我们的疾病。奇迹和医治仅限于古代圣经世界。

许多接受过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或有神论思想洗礼的教会也倾向于放弃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是好的和有价值的。他们还进入了宗教相对主义的世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圣经福音之外或之前的福音。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一大批教会就是所谓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他们理所当然地呼吁停止传教工作。教会的需要不是改变宗教信仰，而是在每一片土地、每一种文化中寻找福音。因此，有人认为传教无关紧要，教会选择了所谓的社会工作道路，建立医院和学校，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传教。这很快使人们认识到，除非改变造成贫困和歧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否则无论做多少社会工作都无法解决贫困和歧视的根本问题。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提出了教会必须与贫困、歧视和其他形式的不人道行为等社会弊病作斗争的观点。

许多附属于或同情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教会在与这些社会弊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忽视了传福音，结果自然是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成员，变得越来越软弱。另一方面，这些教会的社会呼声变得更加尖锐，甚至有些教会接受了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与社会弊病作斗争。 据报道，一些日本教会曾出资帮助拉丁美洲的反政府游击队购买武器。

B. 福音运动
另一方面，许多倡导福音主义的教会，尤其是那些经常被戏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危机感、与上述被视为社会主义教会的竞争或反感而诞生的，最初只专注于传福音和宣教。然而，在多年的世界宣教过程中，它逐渐开始重新审视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并加深了与被它视为敌人的社会主义教会的团契，甚至试图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音派教会举行了一次世界性聚会：1974年的洛桑会议。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和宣教士。他所发挥的力量渗透到会议本身、会议宣言以及会议随后的影响中。

斯托特与当时在拉丁美洲非常活跃的"激进派"领导人进行了互动，并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是天主教会中的社会派，深受"开放福音"的影响。

因此，许多代表没有签署《洛桑宣言》是事实，因为他们不喜欢《宣言》中"开放福音的恶臭"。

最初与斯托特有过接触的日本福音派教会很快就接受了《洛桑宣言》，认为它符合"圣经"。著名的圣经学者和宣教学者不加批判地引用、宣传并试图实施《宣言》，这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日本的恪守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世界福音派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一种负罪感的反应，即所谓的钟表运动，因为对所谓社会主义教会的竞争或厌恶而完全退出了社会行动。
斯托特的宣教理论及其问题
斯托特说，教会的使命，即教会被差派到世界的目的，是传福音和社会行动。他解释说，传福音和社会行动就像车轴两侧的轮子，缺一不可。他认为，教会要真正成为教会，就必须同时从事传福音和社会行动。
因此，一心一意传福音的福音派或原教旨主义教会都是有缺陷的教会，没有真正理解教会的含义。

斯托特对传福音的定义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定义，但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它。然而，他的社会行动概念并不局限于慈善救济工作，还包括战斗性的社会行动，这并不包括武装斗争，而是对所有社会弊病的严厉谴责。(将社会行动分为慈善救济工作和与社会弊病作斗争似乎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

了解《圣经》的人都心知肚明，没有任何地方明确教导或命令教会从事社会工作。传福音和改信他教的教导和命令清楚地反复出现。圣经》中也没
有任何教会为了社会行动而开展社会活动的例子。圣经》中没有直接教导、命令或范例的事情，能被提升为与教会使命同等重要的事情吗？圣经》中没有明确的教导或命令反对将圣灵的洗礼作为教会的神学。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神学家反对圣灵洗礼，说《圣经》中没有明确的教导或命令，也没有什么例子，这真是令人惊讶。

我这么一说，马上就会出现几个反对意见。首先，基督不也做过社会工作吗？他医治病人，给穷人钱物，严厉谴责社会弊端。

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或使命是救赎这个世界，即实践救赎之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生活、工作并死去。这并不是为了消除世界上的贫困和歧视。教会是基督派往世界的，是基督的使者。它要继续基督的工作，即实践救赎之爱。教会被派遣，就像基督被天父派遣一样。我们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以同样的形式或方式被差遣的。我们不是为了基督未曾做过的工作而被差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基督对穷人的医治和援助呢？当然，这有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动的方面。诚然，这是一项社会活动，尽管我认为它更多地与天国的救赎有关。但问题是，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吗？

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为了实践救赎之爱。但是，当祂周游世界实践救赎之爱时，祂遇到了悲惨的人类。当爱的本性遇到悲惨的人物时，就会产生怜悯的反应。这种怜悯产生了帮助的行动。换句话说，基督的社会行动并不是祂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不是祂的使命，而是祂普遍的爱的流露，这种爱是创世之前的爱。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成为完人的基督的生活方式。但基督不是来生活的，而是来受死的，即实践救赎之爱。

因此，像基督被差遣那样被差遣的教会自然会继续生活，实践普世之爱。但这不是教会的使命，正如它不是基督的使命一样。它是教会的生活方式，正如它是基督的生活方式一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因此，社会行动不是教会的使命，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不能为它而活，也不能把它作为首要的工作重点。但另一方面，教会也绝不能忽视社会行动。

另一条诫命是爱邻人的诫命。其论点是，爱邻人是仅次于爱天主的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爱邻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然而，它只属

于普遍的爱，是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教会被派往世界的"目的"。

我们不希望在这里出错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泛爱只对教会外的人，与教会内彼此相爱的"弟兄之爱"不同。弟兄之爱是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是由上帝的救赎之爱所产生、启迪和加强的。这种弟兄之爱应在教会内实行，超越种族、差异和国界。当我们说：'爱。我第一次知道它。自从我遇见耶稣"。这就是我们歌颂的爱。弟兄之爱的实践被保罗称为"恩典的工作"，他为此冒着生命危险。他从包括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内的外邦教会募集捐款，以帮助遭受饥荒的耶路撒冷教会，并亲自将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做好了被捕、入狱甚至被杀的准备。但保罗和教会都没有对当时教会外社会中司空见惯的饥饿、赤身露体和疾病做出任何回应。至少，《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些。因此，从圣经和神学上讲，将社会行动作为慈善活动纳入教会使命是不可能的。

5. 为正义而战
下一个问题是与社会罪恶作斗争，即为正义而战。这也是本期的主题。这是因为联合教育协会和我们宗派的社会事务委员会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教会作为上帝公义的代言人或代理人，理应承担起与社会弊病作斗争的责任。(正如我已经试图驳斥JEA几年前出版并分发给法师们的《救赎神学》）。

我们教会的确是基督的代理人，以祂的权柄说话，以祂的权柄行事，但祂只是第一次降临的基督，是在马船上降生的谦卑的基督，是通过苦难完成救赎工作的基督，是活人的基督，而不是荣耀的基督。祂不是荣耀的基督，不是第二次降临的基督，不是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我们被托付福音，被赐予胜过魔鬼的能力，甚至被赐予天堂的钥匙，但我们并没有被赐予洞察世间一切善恶的眼睛，没有被赐予正确审判的能力，也没有被赐予定罪的权柄。

历史表明，当教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审判者基督再临的代言人时，它往往会变成残暴的罪犯。我们也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保罗说，我们最终甚至会审判天使。但现在，正如他明确指出的，我们没有资格审判教会之外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尤其是教会中的某些人，不能代表整个教会发言，宣布当今社会中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做是教会的傲慢，这样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中间有人赞同社会事务委员会的想法，也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不服气，不可能存在意见统一的情况。如果我们试图强行这样做，总会有人被边缘化。这不应该疏远社会的任何一部分。坂本博士这次在社会事务委员会的著作中，可能选择了代表许多可能被边缘化的信徒，他们自己也敢于被边缘化，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基督的门徒中，有的属于可以被称为右翼的狂热党派，有的属于支持傀儡政府的祭司阶层，有的为了服从压迫者罗马而成为税吏，还有的属于罗马军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他们完全不相容，但他们在基督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早期教会中会更加复杂。教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追求的是多样性中的合一，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合一。

在这类辩论中，先知书和其他地方提到的上帝公义的执行经常被提及。当然，《旧约》中的先知们以神圣的权威为以色列寻求正义，谴责统治者。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旧约时代关于执行"神圣正义"的建议仅适用于当时以色列的"神权政府"。它不能直接应用于新约时代的人类世界。被称为新约时代先知的教会并不生活在"神权机构"中。它只生活在异教政体中，就像保罗所生活的那样。保罗对异教统治者采取的行动不是要求伸张正义、抗议或谴责，而是为他们祷告。

保罗也生活在一个充满歧视的世界。这一定是现代世界无法比拟的。保罗相信，在基督里没有任何歧视。但实际上，他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对妇女的歧视，甚至奴隶制。他没有高举旗帜抗议这种社会态度，而是将其作为习俗和制度接受下来，并教导人们按照这些习俗和制度生活，同时振奋、教导和鼓

励人们断然拒绝这些习俗和制度的基本精神，为教会战胜这些习俗和制度奠定基础。雅各还教导他们不要与周围的社会弊病作斗争，而是要忍耐。这是基督精神的体现。

6. 从传教的角度看
从教会宣教和福传使命的角度来看，教会和宗派发表统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公开发表声明和抗议文件，而这些并不是基督或圣经所要求的，这样做真的有益吗？

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使生命之门变得狭窄，除了福音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只有福音才能决定门的宽度。我们绝不能用福音之外的人为因素来拓宽或缩小生命之门。此外，联合教育协会和社会事务委员会目前的观点听起来像是旧社会党说的话。这是当今日本大多数人已经放弃的观点。如果认为说这些话的是基督教，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放弃基督教。这并不是关于观点对错的争论，而是关于基督教在日本人对社会党失望的浪潮中被吞噬的危险。

日本的左翼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固然重要，但左翼并非唯一的基督教这一事实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按照基督的命令和《圣经》的要求去做，无论群众怎么说，政治家怎么想，我们都会果断地去做。但这个问题，基督和《圣经》都避而不谈。基督说："凯撒的就是凯撒的"。这句话并不是针对金钱问题说的。犹太人的屁股上还挂着"神权"的蛋壳，生活在一种过时的观念中，他们想把基督的主权与罗马的主权相提并论，使二者相互对立，针对这些犹太人，基督宣布，他的主权与罗马的主权毫无关系，而是属于不同的层面。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就是世界的第一次降临。第一次降临的基督拒绝卷入世界政治。

结论。
我认识一些同事，他们说出于牧养的原因，他们不把载有社会事务委员会著作的《大会杂志》交给他们的会众。这是因为它妨碍了教会履行基督的最高命令--福传使命。正是在这方面，坂本博士被蒙在鼓里。

我再次希望坂本老师继续留在骑士团。他没有必要因为与社会事务委员会的意见不同而离开骑士团。我再次明确反对将某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这种观点以似乎是骑士团官方立场的方式表达出来。

当然，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并不是邪恶的，而是必要的，但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宗派，表明特定的立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绝不能将基督的公义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犯罪的受害者不应该在没有等待公平审判的情况下将"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教会的职责不是与社会弊病作斗争。在不属于自己角色的地方抛头露面，就像《哈姆雷特》舞台上突然出现的徐晚霞。越是严肃的徐，越是喜剧，越是悲剧。

*** 使用www.DeepL.com/Translator翻译（免费版）***